

10-09

海門縣文史資料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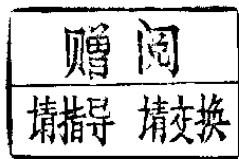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海门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海门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资料)

1986年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海门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目 录

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斗争生活·····	崔金鳌	(1)
坚持海西地区斗争回忆·····	陆 成	(10)
解放战争时期的海南区·····	孙尚礼	(15)
用铤子头作武器制服敌人·····	崔金鳌	(22)
余东爱国商人开展大卖“雪耻布”运动记·····	李茂富	(24)
县文工队始末·····	陈士奇	(26)
筹建海门电影队经过·····	陈士奇	(29)
海门县山歌剧·····	路 航	(33)
解放战争时期的医卫工作·····	薛汉石	(37)
建国前后的民医·····	薛汉石	(41)
参加法医工作的回顾·····	贝 叶	(44)
我在杭州雷达研究所起义前后·····	吴 雄	(49)
二十年代茅镇书业及金星书店的革命业绩·····	<u>公 羽</u>	(57)
海门报业旧闻·····	<u>公 羽</u>	(60)
王叔叔火烧金陵荡·····	陈 和口述 李茂富整理	(60)
海门天主教史略·····	周兆昌	(68)
中统在海门活动概况·····	姜颂平	(74)
旧衙门口的“朝风蜘蛛”		
一百二十只荡空饭烧箕别传·····	陈必信	(79)
敌伪恣意掠夺残酷统治海门杂忆之一·····	警 顽	(88)

怀念子祥·····	陈象新 (94)
爱国诗人龚庭槐·····	袁伯新 黄建伯整理 (101)
田状元刘旦诞·····	顾正义 (112)
老一辈书法家·····	朱振虞 (115)
书法家黄舉吾先生·····	陆文蔚 (118)
几位前辈民间音乐艺人·····	朱振虞 (120)
画家和围棋名手的轶闻·····	朱振虞 (122)
石道平医师生平·····	汤叔良 张锡钧 (124)
前清秀才张佐虞·····	陈兆赖 (126)
朱开敏传略·····	徐彦伦整理 (128)
恶贯满盈的景占鳌·····	天补编史组整理 (130)

戴青山的原貌·····	李茂富整理 (134)
海神庙寻迹·····	顾学潮 (139)
凤凰桥今昔·····	张春涛供稿 黄彦升整理 (143)
狮子山的掌故·····	朱振虞 (147)
三厂“小梁山”史话·····	沈稷辅 (149)
天补镇琐谈·····	顾学潮 (152)
桃源镇史略·····	顾学潮 (155)
癩巴镇的兴衰·····	徐汉石搜集 黄彦升整理 (158)
湾头镇的传说·····	黄翰勋 (160)
孝子牌楼的来历·····	郁燕臣口述 徐震寰整理 (162)

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斗争生活

崔金鳌

日本投降后，心想生活该有所改善了。但是这一愿望没有实现，生活还是很艰苦，只是暂时没有战争和生命危险罢了。国共和谈开始，我党积极地为谈判作准备，经济的处境比较困难。当时我是党的干部（区委宣传委员），只能领取一点活动经费，每月折合杂粮（玉米籽）二十斤，靠这一点补助，个人生活实在不够，只好争取空隙时间把家里的田地种好，从家里拿点钱来弥补。

谈判破裂，国民党开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们的经济被破坏了。大批粮食分散转移，让群众保管，实际是送给了群众。皮棉交给商贩运到敌占区出售，结果被骗去的很多，余下的全部给敌人抢走。这样就使我军政人员的供给不能确保。在地方工作人员的生活费，财税部门只能在完成上交任务后从税收中拨发一点。这样生活就更艰苦了。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一天只能吃上一餐、二餐，全天没有什么吃的日子也是常有的。例如一九四七年正月半，我们没有喝到一口水，因为天亮前就发现了敌情，跑到离敌远一点的群众家里吃饭时，敌人又追上来了，只好继续跑。下午正在群众家里烧开水时，敌人紧追不放，只好再跑。那天，三余、四甲、余东、包场、六甲等五个敌据点的敌人合击富余区河北地段。直到深夜，才煮饭吃。

夜走沙滩迷方向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们去华中党校学习，一路步行，由交通站的同志逐站护送。晚上，九地委交通站护送我们十多个同志过小洋口敌封锁线要从海滩上转过去。交通站的同志，跟着牛车路行走（牛车路上有两条车辙）。带路的人以为牛车是沿着堤岸外边与堤岸平行走的，但实际是从岸边送货到海船上去的。我们越走越向外了，直走到鱼鳞沙。同去的一位叫七斤的下过海，他根据北斗星的位置发觉走错了，就向交通站的同志提出，可是没有被采纳，一直走到糊脚的地方，实在不能走了，交通站的同志才回过头来找到正确的方向。到东台县一门闸上岸时，已听到鸡啼声了。

一天，我们到潘家辟交通站过宿，吃的是稀粥。他们那里的稀粥稀得无法形容，我一连喝了五大碗，可前半夜肚子又饿了。第二天一早，饭没吃又上路了，沿着东海边岸走了十五天才到达目的地——华中工委机关。找到组织部时，天已黑了，部里派人送我们去招待所。这是我第一次住招待所，该同志带我来到一家店里，找来一捆玉米秸，叫我就在这上面睡觉。过了十多天，来了位张岳候同志，以后学员逐渐到齐。党校由华中工委指挥，经常在盐场一带流动。

风雪满天奔淮南

当时，华中党校曾调出多名学员，我是其中一个，编成淮南工作队，何畏同志任队长。我们从合德出发到淮南地区，共行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大金沟。这期间正值数九寒天，风雪满天，冷得厉害。一天晚上，班里的女同志沈洪，单独

住宿，冻得一夜未睡。第二天，另一位同志洗头时，连头发也冻得梳不开。

途中，有几位干部的亲属随同我们一起回老家。有几位小脚老太的行李虽然由我们代背，但还是经常掉队，队伍走了一程路，原地休息后，她们还是赶不上，刚赶上，我们又走了。她们怕掉队太远，只好又迈开小脚继续行走，在天气很冷的深夜，她们总是跑得头上直冒热气。

空腹一日渡冰湖

在小王庄住宿的时候，当地干部报告说，宝应敌人下来了。大家一骨碌爬起来，打好背包就走。向哪儿跑呢？向导带路从冰湖上游穿过去，但是有条纪律，即使敌人赶上我们，也不许乱跑。纵队距离十公尺以上，向导在最前面，用一根棒棍在冰面上推着走，棒的头上有一根大铁钉。棒头所经之处都留下了一条白印，向导就根据划冰时发出的声音，辨别冰的厚薄。我们这个队伍跟着这一条弯弯曲曲的冰痕走，从早走到晚没有休息过。幸好过封锁线时所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因为在准备干粮时，已经封冻，大家估计到不可能随便喝到水，针对这一困难，多数同志准备的是藕、茨菇之类的干粮，少数人带的是熟鸡蛋。当我们把煮熟的食物拿出来吃时，都已冻得冰硬。过了冰湖到仁河集食宿。等冰融化了，才乘船渡三河。三河里的冰块，随着河水东去，称之为“流冰”，块子很大，船不能横渡，一直等到冰块小些，才摆渡到达大金沟。

华中工委民运部长张鼎丞同志向我们作过动员报告，他说：“你们的任务是‘打土豪，分财宝’。”

到达工作地点，我分工在金沟乡柏湾村工作。

异乡度过年卅夜

到柏湾村已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随即发动群众搞复查，让群众分到过年货。白天我找骨干分子了解情况，当夜召开村干会，卅日全乡召开乡民大会，会后分头行动。前半夜我帮助群众复查算帐，分东西。后半夜，到乡政府汇报工作情况。到达乡政府时，天快亮了。

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干呢？第一，我们都是外地人，要熟悉当地群众，才有依靠；第二，抗币和华中币在新开辟地区群众不用，我们又未带银币，生活成问题；第三是把当地干部早日培养起来，以便政权早点巩固。

开辟工作龙岗乡

农历年初五夜，我军攻克龙岗镇，初六，上级要我们当天赶到龙岗乡做开辟工作。当夜五位同志在群众家里住下，饭后开会决定：明天到各村一面找原来的顾乡保长谈话，一面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第二天大早各自找到所分工的村子，帮助群众解决吃饭问题，同时还要完成供给军队粮食的任务。我同王克在一起，其他都是单人一村。因为王克是启东人，说的是纯土话，当地群众听不懂。有的群众甚至把他当作日本人。我们二人进了四个庄子，没有找到当地群众。中饭也没吃上。我对王克说：“这样不行，快改变方法，上穷庄找农户，这样有可能找到群众。”王克同意了我的意见。在偏僻的村庄角落里找到一家住户，门开着，就是不见人。我站在门外连连叫喊：“老大爷，我们是“八路”，从山东来

的，今后我们不走了……”可是喊了再喊，也不见人出来。王克等得不耐烦，准备走了，我说：“再喊一回。”王克要进屋里去看看，我说：“不能，这样，群众一定对我们有所顾虑，再加上口音不同……，你不要讲话，让我一个人叫喊”。我喊了数次后，里面走出一个老头，向我们打量了一番后没吭声就转身向里走去。我立即把随带的手枪交给王克，并说：“你站远一些，看动静，我在门口同他谈，如果他是敌人，我准备牺牲，你拿枪来自卫还击，……”。刚准备好，那个老头的手靠在身后走了出来，再次向我们上下看了一番说：“你们是不是从山东来的”？我说是的，老人又说：

“你有没有看到×××？”我说不认识，他说：“×××是我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到山东去了，还没有回来。”我说：“我们的人多呢。”我边说边盯着他在身后的那只手，担心他拿出枪来。突然他把那只手伸到我面前，拿出一个旧布包，他边打开边说：“这是军属证。”我的心一下子放松了，同他谈话的语气更亲切了。他说：“你们为什么从早到现在找不到一个人？是老百姓怕你们来了以后再走。自从你们（指我军我党政府）去山东后，国民党反动派杀了我们很多人。如果我们同你们接近了，你们走后，我们是没命的”。我问：“今天许多人到那里去了？乡保长叫什么名字？住在那个庄上？”他说：“你们今天来，我们一早就知道了。也看到你们进庄出庄的，群众看到你们进这个庄，他们就从后庄走到别庄去了。今天我同你们接触后，万万不能对别人讲，如果你们撤走，我的命还不知如何呢？”我再三向他表示，保证不对别人讲。于是他就把一个个保长介绍清楚，并说今天这些乡保长都在××庄×××家吃喜酒，还告

诚我们别从正面进庄。我们根据他的意见，到了办喜酒的那家，真的找到了乡保长，向他们宣传了我党的方针政策，说明乡保长原职不变，我们的同志担任指导员与行政副职，并通过他们了解到全乡干部情况。第二天下午召开乡保长等全体会议，宣传了乡村干部名单，建立了乡村政权。这时，我们既饿又渴，于是要点茶喝。不一会儿，他们端来满满一碗小圆子，我表示不是要吃点心，而是口渴了要点水喝。他们回答说，这就是茶，请用过了再喝水。这时我们意识到这是他们的乡土风俗。于是和乡保长一起吃起来。道谢后，天渐渐黑下来，由于是一人赶路，我时刻警惕着，走几步停几步，听一听前后的动静。走了一段后，我发觉后边有个人跟上来，于是连忙钻到离路二十公尺左右的田里伏下。过了一会儿，这个人走了过去，当我确定他后面没人了，就爬起来轻轻地跟上，走了几步，隐约见那人背着一支步枪，头上戴着国民党军帽，我追了上去，约距离十公尺的地方，就大声喝道：“不许动！站住！各班长把队伍拉开！”（实际仅我一人）那人站住了，我又命令：“把枪放下，向前二十步！”那人根据命令照做了以后，我一个箭步，把那支步枪抓到手，就押着“俘虏”回到集中地。后经审讯，才知道他是国民党逃兵，是带枪回来报功保命的，并了解到天长县城敌人的情况。于是发给了路费和奖金，让他先回家，明天来领粮。农历正月初九，在别村工作的同志了解到我们工作的村子里一自卫队员家有枪，当晚我们五个人连同保长一起去取枪。保长叫开门后我们一进去，就把枪对准他们，宣传政策，如交出枪枝，不但不受处分，还有奖励。我们留三人在外警戒，其余进屋搜索，当即搜到步枪四枝，盒枪二枝，于

弹二箱。我们五人各背着一支长短枪，保长挑着两箱子弹回到了驻地。

在龙岗乡工作的四天里，我们建立了政权，缴到了枪支，武装了自己，完成了军粮筹集任务。

不久，敌人开始扫荡了，组织上通知我们回到大金沟，并流动分散在群众之中。

共度春荒鱼水情

一九四八年春天，我在金沟乡柏湾村搞复查工作。该村群众生活是艰苦的，春秋两熟收成无几。年初，就靠秋冬季收集的山芋藤干充饥。春暖百草青，群众就收集野苣荬。农历二月里，野蒿的嫩芽是很好吃的，过了二月，就带些苦味，但还可以吃，到了立夏，那就苦得不能吃了。我们跟着群众，把野蒿采回放在锅里煮熟，再用篮子盛着放在沟里浸一夜，第二天绞干吃，苦味就少了，但还是很苦。我任何苦的东西（黄莲、癞蛤蟆汁）都吃过，但比起这个苦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天气暖了些以后，我们跟着群众一起到湖边采野藕吃，他们一天能采到六十到一百斤，而我们只能采到十至二十斤。

敌人来扫荡了，我们就和群众一起带点盐，带把刀，带一只面盆进芦苇荡（那边的芦苇是长在大河中间，一小块的象一个个小岛）采野菜野藕食用。我们有时采集的野菜不够一天吃，他们就分点给我们，我们采集多了也给群众。在柏湾村有一位苦大仇深的凌大爷，全家六口讨饭为生，住在低洼地里。我进村后，通过搞复查，就分粮分物给他家，因此他心里一直想着要报答，见面就叫我到他家去玩玩，我总是

说：“有机会来”。一天下午，我从他宅边路过，他家老二喊我进去，我坐在稻草上，由老大爷陪着谈话。过了一会，老大妈端来一碗煮鸡蛋，我说什么也不愿吃，二老再三劝说：

“这是我们穷苦人对共产党和你们的一点心意，我家虽然很穷苦，但是你们现在比我们更苦。崔同志，不嫌我家穷和脏，就应该吃了领领情。”临走时二老还塞给我二只鹅蛋。群众在这样艰苦的生活中还深情厚意地关心我们，怎不使我终生难忘呢！

打进路西敌占区

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报复扫荡，进攻我们根据地，我军就采取打进敌占区，把敌人牵回去的战略。我们随军工作队，跟着一零零团武装部队行动。进军津浦路西后，枪声就没有停过，一住下来，自卫队就从四面打枪扰乱，使我们无法休息，一行动他们就尾追着打枪。一次，我们翻过一座小山岗，又被敌人追上了，跑了一天一夜，没吃饭，天黑我们才决心停下休息。团部要求各连排和我们随军工作队宿营后，要分头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并派同志想法找粮做饭。我们走到一个庄上，看见一户人家的玉米棒子挂在屋檐下面，于是拿回二捆剥下籽煮着吃，有的同志弄到黄豆，比玉米籽好吃一些（领导上明确指示到敌占区活动只准在群众家里拿吃的东西，不准拿其它的东西，如果拿了，就是犯错误的）。我们班里的沈涛同志，他行动很慢，每次都弄不到吃的东西，晚上开生活小组会，大家向他提意见，他很气，决心下次弄点粮食回来。第二天晚上他走到群众家里找到一桶玉米粉，高兴极了，可怎么拿呢，他脱下一条长裤，两只裤脚一扎，把玉

米粉倒在里面，然后再把裤腰扎牢，掬着往回跑。心想今天总比他们弄得多了。可是由于走路慢吞吞，掉在后面，不料自卫队追来了。一阵枪声，他只得丢掉玉米粉跑回了驻地，气得口也不开。

休息片刻后，又跟着部队向东回到根据地，总计在敌占区来回活动了二天一夜。

抱病安全回家乡

我因水土不服生病了，又因虱子咬，全身皮肤病发作，当时医药条件差，无法治疗，二只手肿烂得不能抓碗拿筷吃饭，后方医院接受伤员任务重大，对病号根本无法接纳，组织上动员我回家治疗。

渡洪泽湖时，为避免敌人的袭击，我们常常在芦苇荡中采野藕充饥度日。到洪泽湖西岸雪峰镇上岸，找到江淮区委机关，被安排在群众家里，当时正值收麦季节，用小麦秆铺地睡觉，我正熟睡，突然一阵疼痛，原来被蜈蚣咬了一口，没有药物，我只好用唾沫涂涂。一路上群众的生活也很艰苦，幸好正在收获季节，将小麦浸一夜，第二天一早磨成粉浆，就煮成小麦麸子粥吃，菜就不谈了。群众待我们很好，有时在我们的饭碗里放上几个大蒜头或几只辣椒。

从大金沟出发一共步行了四十五天才回到了家乡。

坚持海西地区斗争回忆

陆
成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我由汇通区委调南通县委工作。上级决定，将海门县城至坝头镇、朝阳镇一线以东，划为海西区，属海门县委领导（后为东南县委），这条线以西仍是汇通区，属南通县委领导。海西区由胡林任区委书记，陈伟为区长，汇通区徐超为区长（土改时袁静思为区长），周应祥为副区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一直未停过。由于蒋、敌、伪合流，海门县城只解放了三天，又被日伪军重新占领，为的是等待蒋军受降。这时我们的根据地也在逐步扩大，乡村政权积极推向原敌伪控制区，在北部几个乡相继建立了党支部，有的乡设了指导员。一九四六年根据党中央“五、四”土改的指示（即中共中央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发布的对土地改革的指示），在北部地区，即现在的瑞祥、三星乡部分地区

进行了土地改革，提出了“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的口号。一面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向地主算帐；一面组织人民武装，准备与国民党作殊死斗争。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组织了地主还乡团疯狂地向解放区进攻，残害贫下中农，对党员干部及其家属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的父亲陆思信就是在一九四六年十月被地主还乡团杀害的。海门西部地区被国民党反动派划分为一区、二区，并开始驻军。不到几个月，常乐、长

兴、四甲坝、坝头、朝阳、天补、三星等镇都变成了敌人的据点。国民党采取分割封锁的办法，企图消灭党的组织和人民的政权。除了在区乡组织地主还乡团外，在海门县城还驻有所谓正规的“中央军”，所有乡村完全被敌人控制，党组织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为了保存我党的有生力量，决定将人民武装暂时撤出海门西部地区。至此，不少区乡干部失去了与党的联系。其中有的因经不起考验，以非党群众的面目，向敌人自首；个别的投敌叛变。如瑞祥乡原民兵队长高朝福叛变投敌后无恶不作，不久在战斗中被我们俘获镇压。原民治乡指导员杨学文投敌叛变后，为敌人效劳，敌人利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把他杀掉了。党组织基本上处于涣散状态，广大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遭到敌人的残酷屠杀，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流落他乡，外出谋生。一九四七年二月，白崇禧窜到海门、三厂，吹嘘“共匪已被消灭”。但是，海西区委书记张平山，区委委员茅锡堂、季瑞祥、顾国民、陆耀等在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原地斗争（现在的平山、瑞祥乡一带），继续抗击敌人。

不久，地委决定重新组建通海工委，并任命张绍仪为工委书记。为了和东南县委取得联系，工委决定由我越过几道封锁线去接上关系。记得那天季瑞祥、陆耀为我买了十多只竹篮，我化装成卖篮子的小商贩，日夜行走，一星期左右，在启东二灶镇附近，找到了东南县委，见到了县委书记顾尔钥和东南警卫团副政委赵一德，从此和他们接通了关系。为了便于开展对敌斗争，地委决定通海地区划归东南县委领导，并且建立了交通线，保持经常的联系。在东南县委的领导下，组织了飞行队，在瑞祥乡南部塔水桥打了一次胜

仗，歼灭敌人一个乡公所的武装，活捉叛徒高朝福和几名自卫队员。顾乡长陆成信扑河逃掉。此后，形势开始好转，我们还和通海西部地区坚持斗争的周应祥、石超、葛明诚、陆志浩、宋子平等接上了关系，开始声势较大的斗争。一九四七年初，由区委张绍仪决定，顾铁生、刘志舟和我三人建立一个小组，行政上由顾铁生任组长，对外称区长，开展工作。那时情况十分复杂，敌强我弱，国民党还乡团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加上叛徒告密，给我们的斗争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当时我们的物质生活很为艰苦，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底和一九四七年初这段时间里，既无粮吃又无钱化，有时靠群众的支持，有时靠同志们从家里带一些食物来，以维持生活。为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有的同志在麦田里和羊棚底下挖了地洞，白天隐蔽，晚上出来联系群众，镇压敌人。即使在这样残酷的斗争条件下，同志们仍然以乐观主义的精神，努力克服困难，忘我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

我和顾铁生、刘志舟三人刚到汇通区时，主要在民治乡、日升乡一带活动，白天打埋伏，因为一有动静就有坏人向敌人告密。如果敌人知道我们隐蔽在哪个群众家里，那家就会遭到迫害，甚至可能被弄得家破人亡。到了四月，长起青纱帐，我们才由秘密活动逐步转入公开活动。这时，由周应祥任营长的通海独立营也公开打起人民武装的旗帜，打击顽固不化的敌人，如同善乡伪乡长沈光仁，乡队长龙克家等均被独立营镇压。

为了便于领导和组织斗争，一九四七年四月以后，将汇通区划分为两部分，从海门到坝头镇一线以东为海西区，区委

书记张平山。张牺牲后由沈计达继任。以西为金汇区，包括现在南通县的金沙、四甲坝一线。一九四七年秋季，正式成立区委，划归南通县委领导，洪山为区委书记，易素元为区长，袁静思、邓克、葛明诚、陆成等为区委成员。独立营主要任务是开展游击战争，拔除敌人据点。在南通警卫团支持下，在三星地区打过民治乡和黄志远窑两次战斗，歼灭交警纵队一个中队，三星镇战斗，敌人一个排，全部被俘缴械；独立营单独打下了天补镇据点，全歼敌人一个中队，大大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了还乡团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激励了部队指战员的士气。

海门西部地区是一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富有牺牲精神。在二十年的战争岁月里，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不少共产党人的鲜血洒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无数革命群众、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为了党的事业，保护党员和干部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业绩是值得追忆的，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在海门西部地区十个乡范围内，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地方干部，区委书记有张平山、顾铁生，区长有陆飞鹭、陆一鸣，区民政助理员叶平，区委委员季兴加、季瑞祥以及刘志舟、曹志连等。至于乡村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及革命群众牺牲的更不计其数。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同志，就是幸存下来的，其家庭也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亲人受到摧残。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下季瑞祥同志，他出身于贫农家庭，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入党以后，在极端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毫不动摇。一九四四年冬天被添旺镇日伪军逮捕，他机智地逃脱虎口。解放战争中，面临被高朝福等叛徒出卖的危险，与同志们团结一起，